

卷一百零五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一百零五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師左都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瀛

黥布

吳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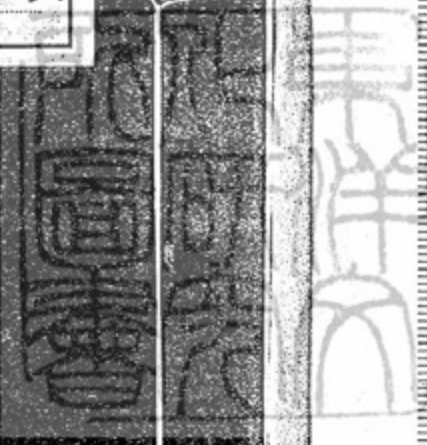
漢高祖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龍於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五

南匈奴

南匈奴單于北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此爲右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時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爲漢帝使入居五原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

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
令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北冒頓
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
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呂漢等擊之經歲
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
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
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
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
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

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復寇上谷中山
殺畧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
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
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
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
乃遣西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興死
子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旣懷憤恨而匈
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
耗太子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

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至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止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歎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

許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遣弟左賢王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

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于左右願使
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桀等反命
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
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錦繡縵布萬匹絮萬舳樂
器鼓車祭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
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叅辭訟察
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
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
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

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
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絲合萬匹歲以
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
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
郴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
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
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旣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
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
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
恐頗還所畧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
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
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
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
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異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
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
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

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
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
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小
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
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
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
有適今立稟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

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素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鞞鞞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左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單于

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
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
璽綬又賜繒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
後單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爲常莫中元元年立一年
死弟汗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立永平二年單于
適立四年死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
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
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
而匈奴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
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

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
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
尉來苗等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又遣兵屯美稷
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
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
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
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
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虜聞漢兵
來悉渡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
范擊卻之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

人三萬餘口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遊畧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死單于汗之子宣立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

從太僕袁安議救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今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備卑胡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

史記左傳卷一百五
八
上言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畧皆曰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今漢
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
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
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今年不往恐復
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
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
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
及諸部胡新降精兵萬騎出朔方萬騎出居延期十
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

拒守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
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
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
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
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
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
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此今

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
遠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
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具竇憲傳二年南單
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等將左右部八
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
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
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
牛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

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
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
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
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二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
知所在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温禺鞬王骨
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
憲上書立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卽
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
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附歸北庭會竇憲被

誅五年於是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千
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也屠
何立六年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死單于適
之子師子立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單于長之子權立
永元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
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
答其使永和三年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
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
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四年檀遣
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諸將並進大恐怖
願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
乞降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人男女及羗
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建元元年時鮮卑
寇邊度遼將軍耿夔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
還復各令屯列要衝單于檀立二十七年死弟拔立
永建元年先是朔方以西樟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
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
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弟休利立永和五年

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復招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續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

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口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敵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

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押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
攻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
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
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各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于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
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
而善撫士率軍中皆為用遂繩索相懸上通大山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產財物夏
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秋
吾斯復掠并部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二年立之遣
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中郎將馬寔募刺
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
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死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
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
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
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

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
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死子某立六年死子呼
微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殺
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殺檻
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
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
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
兵無已右部醯落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
王於扶羅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候
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

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
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
河東須卜骨都候爲單于一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
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
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
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
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
監其國焉

史記卷一百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石勒附劉琨 祖逖

石勒字世龍初名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維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時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懽為奴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

石勒



史記卷一百六 黃鏡